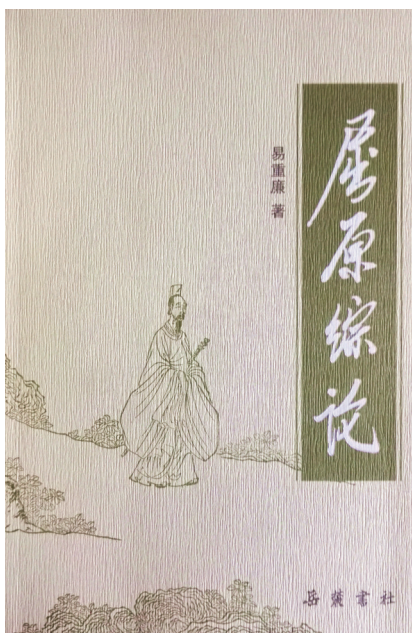
●学林漫录

# 回忆我的“楚辞”研究(一)

易重廉




1951年7月,我初中毕业,考入武冈湖南省立第六师范学校,学校图书馆有很多书,我信手抽出一张卡送进去,递出来的居然是一部“楚辞”(书名记不确了)。真巧,语文老师张玉玲恰恰在我身后,他问我:“你也读楚辞?读得懂?”我回答说:“试试吧。”接着,又补充一句:“读不懂,可以问老师吗?”张老师笑笑说:“当然可以。”随即往外边一指,说:“那栋木板平房是老师宿舍,我就住那里。”

过了好些天,我果然去找张老师了。

交谈间,我知道张老师是中山大学中文系毕业的,听过著名楚辞学家陆侃如先生的课。大学毕业,论文选题也是“楚辞”。

真是来得早,不如来得巧。我不是天生就喜欢楚辞的,但一来六师,就遇上了一位研究楚辞的老师,你说这不是天缘巧合,那又是什么呢?

从那时开始,我就喜欢找张老师,张老师也好象很愿意和我谈楚辞。一部《楚辞补注》,可以说就是在张老师的义务指导下读完的。

张老师的一生,几乎没有中断过与我这个学生的楚辞之缘。如果在楚辞研究上我还有什么点滴成绩的话,张老师是我第一位应该感谢的恩师!

《楚辞》属先秦文学,先秦离今天很远,故今人读《楚辞》,隔阂很大。但造成这种隔阂的原因,我认为最主要的似乎应该是“字”。既然“字”是造成今人学习《楚辞》的最大隔阂,那么,不研究《楚辞》则已,要研究《楚辞》,就一定要从“字”开始。但是,从“字”开始,怎么样才做得到,做得好呢?我很迷茫,很困惑……

“字”有三个要素:一、字形,二、字声,三、字义。在古人眼里,这叫作“小学”,本来是很简单的。但是,随着时间的推移,字形在变,字声在变,字义也在变,变来变去,当然就变复杂了。于是,后人就把“字形”叫作“文字学”,把“字音”叫作“声韵学”,把“字义”叫作“训诂学”。够复杂的!

但我上的是中等师范学校,如此复杂的学问,老师是不会对我们讲的。

下面,我将郑重地向大家介绍帮助我学习《楚辞》的第二位恩师——向森焱!

1953年8月,我从省立六师毕业,在两所小学工作了一个学期。1954年3月,调武冈二中初中部教语文。

初中部的语文教研组长向森焱,曾在六师代过一学期课,代的是我们班,故与我有师生之谊。

向老师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,古代文学的修养很好。他见我手上常常拿着一本《诗经》或《楚辞》什么的,大概觉得怪异,便主动找我谈话,鼓励我上进。记得也就是这一次,他对我说:学习先秦文学,与学习别的文学稍有不同。也就是说,一定要先有一点“小学”即“文字、声韵、训诂”之学的基础。嘿!说来不怕大家笑话,什么“小学”,什么“文字、声韵、训诂”诸玩意儿,我压根儿就是这时才从向老师的口里听到的。不过,我没有闻道恨晚的懊恼,我只觉得一股闻所未闻的新鲜味源源不断地向我身上流过来,流过来……

接着,当然就是我向向老师讨教学习门径的追问了。

向老师四十出头,精力充沛,听我一问,立马演说开了。每一句话好像都可以在我眼前打开一扇色彩斑斓、美丽动人的神奇之门。人生邂逅一位这样的老师,也真正是三生有幸!

向老师给我开列了基础书目,洋洋二十多种,我全买了,买到连吃饭的钱也是借的。

此后,用不了几天,向老师就要来问问我学习的进度。而每一个月左右,我也会恭恭敬敬地把学习笔记送呈向老师审阅。向老师有问必答,有求必应,耳提面命,对我帮助很大。

1958年,反右开始,向老师不幸被“揪”。斗争会上,领导要我说他毒害革命青年,我说了,但回到房里,照样谨遵向老师的既定方针,一丝也不敢,更不愿稍稍有所松懈!

从1954年3月到1964年8月,整整10个年头,3650个日日夜夜,我终于大胆地运用文字、声韵、训诂的基本理论与思维方式,生吞活剥地凑成了两篇习作:一曰《<离骚>释义》,一曰《<天问>释义》,计六万来字,全是关于“字”的。

可惜向老师反右不久即开除回洞口老家交群众监督劳改了。我独学无师,一人瞎搞,尽管心中的确也幻想着要努力地画出一只像模像样的老虎来,无奈力不从心,心不随人,摆在人家眼前的万难保证不是一条令人非常讨厌的癞皮狗!故文成之后,深压箱底,一直未敢出以示人也!

文化革命结束,国家招收社会科学研究人员,我报名应考。但报名时,规定要交一篇供资格审查之用的论文,没有办法,只好把《<离骚>释义》送了去。

考试结果,我落榜了。但风闻那篇论文却得分很高。出于好奇,我极想打听出一个究竟来,以便给自己定个高低,但此事涉及国家机密,打听起来,多有不便。

心上心下了好几天,一个可以打听出究竟来的办法让我想出来了:很简单,把两篇《释义》分别寄给两位声名显赫的大教授,求他们看过之后写点意见给我,一估摸,是高是低,岂不就八九不离十了!

●读《红楼梦》

# 黛玉捉刀

黄三畅

《红楼梦》第十八回《林黛玉误剪香囊袋,贾元春归省庆元宵》里,贾元春被一大班人簇拥着游省亲别墅。她择几处最喜者赐名以后,就要嫂子李纨和姊妹表姊妹贾迎春、薛宝钗、林黛玉等各题一匾一诗;而对贾宝玉则加重了任务,要他给潇湘馆、蘅芜苑、怡红院和浣葛山庄(后更名为稻香村)各赋五言律诗一首。

林黛玉是处处特立独行的。你看,迎春、探春、惜春、李纨、宝钗等作的都是七绝,唯独她作的是五律。“原来林黛玉安心今夜大展奇才,将众人压倒,不想贾妃只命一匾一咏,倒不好违谕多作,只胡乱作一首五言律应景罢了”。“胡乱”作的,还受到贾妃称赞,说薛宝钗与她的诗“与众不同,非愚姐妹可列者”。这说明,林黛玉的才思敏捷不但大大超出贾迎春她们,也超出薛宝钗,因为薛宝钗不是“胡乱”作的。

薛宝钗和林黛玉当然都要关心贾宝玉,他要作四首诗啊,这也是一次考试啊。两个人的关心,文中写得各有意趣。贾宝玉作了“潇湘馆”和“衡芜苑”,正作“怡红院”,薛宝钗瞥见他内中有“绿玉春犹卷”一句,就提醒他,贾贵妃不喜欢“红香绿玉”,你用“绿玉”,是和贵妃“争驰”,那怎么行?要改。贾宝玉说总想不起什么典故来,薛宝钗就点拨说,只要把“玉”改成“蜡”,贾宝玉问“绿腊”可有出处。薛宝钗就说:“亏你今夜不过如此,将来金殿对策,你大约连‘赵钱孙李’都忘了呢!”当然也告诉了他“绿腊”的出处。薛宝钗是“三句话不离本行”,总是担心着贾宝玉日后的科举和仕途。当贾宝玉说她是“一字师”,以后称她为师父,不叫姐姐了时,她就说“谁是你姐姐,那上头穿黄袍的才是你姐姐”。可见薛宝钗艳羡和追求的还是富贵荣华。又为了不耽误贾宝玉的工夫,就抽身走了——你好自为之吧,我管不了你。

林黛玉可不同,她虽然还在为“未得展其抱负”而“不快”,但见宝玉还在大费神思,就想为他作两首,“也省他些精神不到之处”。当听贾宝玉说只差“杏帘在望”一首了,就要他指抄录已作好的三首,第四首由她代作。“说毕,低头一想,早已吟成一律,便写在纸条上,搓成团子,掷在他跟前。”

从上述情节可以看出,对贾宝玉的关心,林黛玉比薛宝钗程度更深些。薛宝钗的关心只表现在“口头上”,她为之担忧的是仕途;林黛玉表现在实际行动上,他不关心贾宝玉的什么仕途,只是要让他身心愉快。试想,如果贾宝玉久久地绞脑汁,一定会影响他的身体,如果精力不充沛了写出的诗差劲儿,贾妃一定不高兴,或许还会责骂他,那对贾宝玉就是极大的打击,所以她要用实际行动帮助他。这当然也是一种冒险,被人发觉举报给贾妃,可不是闹着玩的,但她顾不了这么多;她不像宝钗一样哪怕在一个字上也绝不敢与贾妃作对。所幸的是,贾妃没有发现宝玉的作弊,看了包括林黛玉捉刀的“杏帘”在内的四首诗,说他“果然有进益”了,还说“杏帘”一首为四首之冠,并因此把浣葛山庄更名为稻香村;还命以琼酥金脍等物赐予宝玉和贾兰(贾兰年小,受赐是搭帮宝玉)。因自己的一臂之力,使得贾妃对宝玉如此恩宠,林黛玉的心情是怎样地慰藉,是可以想见的。

再来玩味林黛玉捉刀的诗。

《杏帘在望》:杏帘招客饮,在望有山庄。菱荇鹅儿水,桑榆燕子梁。一畦春韭绿,十里稻花香。盛世无饥馁,何须耕织忙。

远远看去,一面杏帘在招徕饮客,那是山庄的一个酒店啊。继续前行,只见鹅儿在长着菱荇的池塘中戏水,燕子从桑榆围合的人家的屋梁上飞出(让人联想起老杜的“细雨鱼儿出,微风燕子斜”的意境);村旁一畦春韭正绿,村外是宽广的田野,可以想见到了夏天会弥漫着稻花的芳香(让人联想起辛弃疾“稻花香里说丰年”的意境)。这是盛世啊,哪里有什么饥馁,在田野里劳作的农人们,歇歇吧,何须如此忙于耕织呢?诗歌所写的,是住在深宅大院里的林黛玉脑海中的乡村景象,也是公子哥儿贾宝玉心目中的乡村景象,最后一联更是他们这类人的想当然。可以说,贾元春比他们更加“不懂乡村”,她自然会认为写得好。

●淘书记

# 宝庆访书记

易立军

蛰伏了一个冬季,该外出觅食了。

早春二月,青春作伴,我只身前往邵阳,途中念念不忘一桩心事,新光书店还在吗?

穿梭在热闹的红旗路,不停地打量店子的招牌,不知不觉到了九井湾。咦,去年才开的新光书店难道这么快就夭折了?我心有不甘,又折回去重新寻找,可仍旧茫然,就在山穷水复之际,眼前一亮,“新光书店”的电子屏幕在闪耀,心中悬着的石头终于落地了。

来到二楼,导购员问我要什么书,我说,自己找吧。书店中等规模,分许多板块。我踱步到古典文学的区域,那里有许多成系列的书籍。中华书局的“跟大师学国学”有二十余种,我随手翻了翻,大部分书籍已经备有,并匆匆浏览过,仍有几种颇具吸引力,譬如陈垣前辈的《史讳举例》。自有避讳以来,就有人谈论、研究这种现象,但真正把避讳进行整理,综合分析,自觉运用避讳知识为史学服务的,陈垣前辈当是第一人。梁启超是名副其实的国学大师,高文博学,近世所罕见,他的《古书真伪及其年代》,所举条例很清晰,论证很平实,都得收入囊中。“大家小书”系列亦有二十余种,此系列书我先前买过几种,平装本,价钱适中。此处的该系列全是精装本,每本要贵十元左右,碰上了,先睹为快,也得带两本,一本是姜亮夫前辈的《敦煌学概论》,另一本是来新夏前辈的《古典目录学浅说》。《古诗十九首》,我已购了上海古籍出版社的,质量上乘,但从旧书市场买的《玉台新咏》质量欠佳,并有一些水渍。这次遇上将上述两书合起来的中华书局版,重购一次,还是有必要的。去柜台结账,还给点优惠,心里暖暖的。

近些年,杜甫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,张忠纲教授领衔编撰的《杜甫全集校注》,谢思炜教授的《杜甫集校注》,几十年磨一剑,功力甚深。我关注“诗祖”屈原,亦关心“诗圣”杜甫,在湘中图书城买到了莫砺锋先生的《杜甫诗歌演讲录》。

邵水桥旁的“真情书屋”是我的最爱,每次进店都有收获。原来读《湘军》《江忠源》,这些书中多次提到“箄(gān)军”,可很多人不认识“箄”这个字,更不用说知其来龙去脉了。遇到滕跃进先生的专著《边城箄军》,买来学习,可以广见闻,知得失。

摇落深知宋玉悲,宋玉是湖南临澧人,许多古籍有记载,在当地留下了宋玉的许多遗迹和传说。近来吴广平教授告我,临澧出版了有关宋玉的专著四种,洋洋洒洒,质量上乘,可价格也不菲,四位编纂者当中,有一位叫江从镐。我在书屋遇上的《宋玉考释》正是江先生的专著。不得其上,那就求其次吧,毫不犹豫将它拿下。去年在该店见到一本玄言诗,当时没买,到家时又有点懊悔,后来几次在书店寻找,都不见踪影,这次竟然又浮出水面。一代有一代之文学,买王澍先生的《魏晋玄言诗注析》。才女夏晓虹,著作等身,沾溉学林,购《诗骚传统与文学改良》。此书原是某某教授购于上海,现为我拥有。

当今的社会浮躁而世俗,许多人的灵魂无所归依。我想,购书深度阅读,沉浸经典,不乱于心,不困于情,不宠无惊过一生。

●读书笔记

# 烟花三月与阳春三月

古傲狂生

又是人间三月天。三月的别名众多,笔者最欣赏的有两个,一曰烟花三月,一曰阳春三月。

喜欢烟花三月,自然是由李白那首著名的七绝《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》而来。诗云:“故人西辞黄鹤楼,烟花三月下扬州。孤帆远影碧空尽,唯见长江天际流。”诗仙就是诗仙,一首送别诗写得那么隽永飘逸,以烟花修饰三月,再辅以无数诗人心驰神往的扬州,真是佳句天成,回味无穷啊。

有一首歌叫《烟花三月》,就是从这首诗改编来的,龚玥和童丽都唱过,歌词亦得太白诗之三昧:“烟花三月是折不断的柳/梦里江南是喝不完的酒/等到那孤帆远影碧空尽/才知道思念总比那西湖瘦。”

烟花三月因何而得名呢?有人说扬州琼花等花朵竞相开放,而天气湿润多雾,所以有烟花三月之说。然此说不大确切,李白送孟浩然在武昌的黄鹤楼,似没必要去渲染扬州。从诗歌来看,李白写的自然是武昌的春天,这时武昌正是梅雨季节,多雨又多雾,成天雾蒙蒙,雨蒙蒙,常常十多天不见天日。在唐代,很多诗人都有将雨和雾比作烟的比喻。像刘禹锡的“巫峡苍苍烟雨时,清猿啼在最高枝”,杜牧的“南朝四百八十寺,多少楼台烟雨中”。至于烟花之花,自然是春暖花开、繁花似锦了。

比起烟花三月的柔美,阳春三月就“阳光”了许多。阳春之阳指的不仅仅是太阳,还指代阴阳之阳。阳春三月指的其实是农历三月,大致是公历四月,这时节正是春分过后,阳气上升,白天越来越长,太阳也越来越直射北半球。比之春天的另两个月份,农历正月和二月,三月当真无愧地可以冠以阳字了。

喜欢阳春三月这个词,还因为一句阳春白雪的成语。战国时有位歌手在楚国郢都唱歌,开始他唱的是很通俗的《下里》《巴人》,跟着唱的有几千人,他后来又唱很高雅的《阳春》《白雪》,跟着唱的就只有数十人了。

阳春白雪还是一首古琴曲,是唐代吕才根据琴中旧曲修订而成。明代的《风宣玄品》为此曲所列分段标题为:“气转洪钧”,“阳回大地”,“三阳开泰”,“万汇敷荣”,“江山秀丽”,“天地中和”,“莺歌燕舞”,“日暖风和”,“花柳争妍”,“锦城春蔼”,“帝里风光”,“春风舞雩”,“青皇促驾”,“绿战红酣”,“留连芳草”。多么优美的词汇,多么优美的乐曲啊!

徜徉在这迷人的三月,东风浩荡,烟雨蒙蒙,就让我们沉醉在这诗意盎然的无限春光里吧。